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敦牂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

破之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犇命犇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犍居言翻 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來惟至尊以為信 燕王旦得書不肎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丈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

安蘇林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七亦翻探也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姓譜成姓本自周文王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客翻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

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雋辭究翻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旦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缾侯國屬琅邪郡缾步丁翻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

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酈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筭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

下孟翻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為於偽反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秺音妬磾丁奚翻　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恩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霍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日磾

以帝少不受封[少詩沼翻]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寃失職者[行下孟翻]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按師古注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間左將軍桀為安陽侯桀食邑蕩陰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背蒲妹翻卒子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衆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

辟彊守長樂衛尉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衛然不常置樂音洛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種之勇翻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殰音讀鄭玄曰內敗曰殰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

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閼氏音煙支）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復扶又翻）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少詩沼翻治直之翻谷蠡音鹿黎）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更工衡翻）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降戶江翻）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

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肎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

匈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

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龔爵蓋如字又古盍翻子容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說式芮翻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朝直遙翻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倢伃倢伃音接予安為騎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誅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昌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臚陵如翻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种音冲棄市　是歲上官

安為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園邑三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况羽翻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内大功已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無在位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聵五怪翻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即就也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　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安

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樂音洛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罷儋耳眞番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二年置眞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數所角翻爲於僞翻比毗至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說讀曰悅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

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旦翻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錢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廩食不至

稟給也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去丘呂翻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翻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于偽翻下同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說式芮翻亡古無字通信義安所見乎見賢遍翻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

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更工衡翻復扶又翻下同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亦如之以老母繫保宮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皆為如字

將即亮翻近其靳翻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分扶問翻 王必欲降武 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 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語牛倨翻鄉讀曰嚮

號戶高翻臨哭也力禁翻及壼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閼氏音煙支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謂告語也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使䟽吏翻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還音旋又如字）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駑音奴貰寬也貰時夜翻）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事見上卷天漢三年）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行戶剛翻）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須與鬚同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耳易以豉翻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謂再辱也故遂不歸夏旱　秋七月罷榷

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古護翻）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挺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如兩翻）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春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即白馬氐也魚豢魏畧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氐丁奚翻）遣執金吾

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頽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頟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作額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頟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蓋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

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監屬少府闌入殿中闌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下獄當死冬月且盡漢論上囚不過冬月下遐嫁翻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太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由是與光

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榷古岳翻為於偽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肆習也張晏曰都肆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肆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肆羊至翻道上稱趩天子出稱趩以清道止行人趩與蹕同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

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寃屈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翻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璽斯氏翻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音胡稼翻下同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謂計畫之室

（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今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于苑北以為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是欲反不由一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屬之欲翻　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背蒲妹翻）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武王崩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不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鴟鴞之詩周大夫亦為賦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氏註云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翻跲躓竹二翻躓即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近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峯帝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疏賈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事見十六卷前三年

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劉向之言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好呼到翻）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易以豉翻少詩沼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趣七喻翻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讙況爰翻）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帝謂武帝長知兩翻）天下所信何憂見反

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令皆治行裝也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誘音酉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家人謂凡庶匹夫也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于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以告大

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相息亮翻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璽斯氏翻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剌王

剌來達翻諡法暴戾無親曰剌皇后以年少不與謀與讀曰豫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訢與欣同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燕倉為宜城侯宜城侯食邑於濟陰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班表商利侯食邑于臨淮之徐少詩照翻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

郡屬兗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朝無直遥翻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秩千石志行純篤行下孟翻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謀也擢為太僕右曹給

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班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益得入出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寛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下遐嫁翻先平處其可否復奏言之處昌呂翻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

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又翻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僵居良翻仆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于民間之符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復扶又翻下同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葢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則犂汙王所居地葢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葢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幾居豈翻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

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燕王蓋主也燕于賢翻蓋古盍翻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

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與諍同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深文傅致吳之罪從才用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劾戶槩翻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車千秋即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數所角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名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

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上時掌翻光於是以千秋擅名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下遐嫁翻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

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讙許爰翻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卒子恤翻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冬遼東烏桓反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于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媯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為于僞翻偵丑鄭翻又尹貞翻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銜翻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

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葢屬大將軍也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要與邀同）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

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

（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

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後戶遘翻）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明友既後

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

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汲黯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服之禮　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人火曰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户教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劾户槩翻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班表轑陽侯食邑清河文穎曰轑陽在魏郡清淵轑音料又音聊

月赦天下 初杅罙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兹龜兹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杅音烏罙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丘兹音慈賢曰今龜音丘玅翻兹音沮惟翻盖急言之也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于元翻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元年 龜兹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考異曰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傳介子傳 漢遣使詔新

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三四丈埤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靳翻下同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擔都甘翻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數所角翻下同後復為匈奴反間間古莧翻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姓譜傅說出傅巖因以為氏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

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郢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七亦翻刃交匈立死匈與胷同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吏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為刻子偽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黄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音光祖祖道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讀曰鎮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于南陽之武當傅介子為義陽侯

班表義陽侯食邑于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註曰鞠告也將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　夏赦天下　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六 起强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二十三 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

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長知兩翻少時照翻）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

昌邑王賀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戀翻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好呼到翻樂五孝翻馮式撙銜馮讀曰憑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翻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手苦於箠

轡師古曰華馬萊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莫北翻犯也晝則被塵埃被皮義翻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木翻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兖翻脆音此芮翻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發憤忘食訢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

之間哉樂音洛下同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仙人王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師古曰臻至也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

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行下孟翻下同孅與纖同息廉翻於以上閒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數所角翻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

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騶導車而擣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鳩翻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鄴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儗疑與擬同師古曰儗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

處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靳翻漸漬邪惡漸子廉翻漬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占玩翻　考異曰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

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浹即協翻洽也徹也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

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行下孟翻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易易以翻豉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吽然號汙烏故翻號戶高翻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省悉景翻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從才用翻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闇讀與陰同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大將軍仁愛

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欲翻）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綳師古曰孟說是緥小兒衣李奇曰緥小兒大藉又齊人名小兒被為緥襁舉兩翻緥博抱翻）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常以為念王至濟陽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濟子禮翻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谿洞亦有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吏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澣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顛翻洒先禮翻即捽善屬衛士長

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臚陵如翻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黄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吊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

盡哀止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璽斯氏翻綬音受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

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蒲內翻師古曰乖也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敷又翻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靳翻

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令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

懣𢙢母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懣也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建議而白之也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給事中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

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祆與妖同音於驕翻縛以屬吏屬之欲翻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數所角翻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者恭應之辭也唯於癸翻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與讀曰豫先悉薦翻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癸巳光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疑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離力智翻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温室殿三輔黄圖温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温室也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黄門屬少府黄門令師古曰中黄門謂

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內讀曰納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得

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項之有太后詔名王王聞名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名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名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

而已纏步千翻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傳張戀翻見賢遍翻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更工衡翻敖讀曰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名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四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

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要與腰同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內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沔于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湎同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升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戇涉降翻任音壬起就乘輿副車乘繩證翻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屏必郢翻又卑正翻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

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户國除為山陽郡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除復為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朝直遥翻又不能輔道道讀曰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下遐嫁翻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數所角翻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事使者即治獄使者也治直之翻式對曰臣以詩三

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為於偽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表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

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姓諸史周史佚之後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子進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生子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眾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歜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受詔治巫蠱獄治直之翻

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丑用翻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曽孫置閒燥處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寛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閑燥蘇老翻吉日再省視省悉景翻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木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

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班表謁者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褻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劾户槩翻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

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幾居衣翻數所角翻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

（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翻下同）是時昭帝始冠（冠古玩翻）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復扶又翻予讀曰與）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

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姓譜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因封國為氏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為於偽翻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廣漢重令人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結昏姻重音直用翻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曰澓音福師古曰姓澓字中翁澓房福翻中讀曰仲高材好學好呼到翻然亦喜游俠

師古曰喜許吏翻鬬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治直吏翻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班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横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尤樂杜鄠之間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户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

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遥翻舍如字請才性翻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亡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

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使疏吏翻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句斷言參以蓍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孝武皇帝曾孫

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昧死冒死也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軨獵車孟康曰今之戴獵車也前有曲軨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見賢遍翻已而羣臣奏

上璽綬即皇帝位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朝無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搖霍光處此誠難能也上時掌翻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漢陽嚴仲子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班表安平侯食邑於汝南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

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謚法聖善周聞曰宣余據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

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内侯者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紹封龍頟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紹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内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

年為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內侯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啟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

言過當也　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謚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旦死建為庶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

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死燕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剌音來曷翻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封胥子弘為王加親親之恩也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

民車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既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亾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

如也乞音氣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韻畧其季翻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語牛倨翻　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名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

武粉翻 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 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 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畜讀曰蓄 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為于僞翻難乃旦翻 此詔書也勝

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劾戶槩翻下遐嫁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黄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

冬師古曰更歷也更音工衡翻講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侯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趣讀曰促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先患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

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諡也至帝諡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諡）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周公之後）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戶郎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為于偽翻）衍如言報顯顯

因心生辟左右師古曰辟謂屛去之音闢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時照翻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之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素愛少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

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
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
盡力即擣附子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齎入長定宮皇后免
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
屬合音閤飲於禁翻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
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行出過見顯
相勞問勞力到翻亦未敢重謝行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
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劾戶槩翻顯恐急即

以狀具語光語，牛據翻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光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説為是上時掌翻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毆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少詩沼翻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出塞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古曰

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

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祈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遐嫁翻）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谷蠡音鹿黎）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翻）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犁汗都尉犁汗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馬牛羊驢橐佗七十

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　考異曰常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為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次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復扶又翻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

人俱至烏孫還逐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 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 大旱 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屬東郡 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 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 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冬匈奴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鴆翻)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十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遣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

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客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筩音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更工衡翻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降戶江翻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

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輿馬侍從益盛（從才用翻）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縣讀曰懸）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景帝元帝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

州刺史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易以豉翻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為於偽翻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鈆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煑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 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

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娶遺於季翻長如字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覯翻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下遐嫁翻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為廷尉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邘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寬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寬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為于偽翻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宫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乘繩證翻復如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復方目翻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世世無

有所與與讀曰豫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用皁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填古鎮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

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益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惡烏路翻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惡季氏之偪而不能去遂孫於邾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

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謂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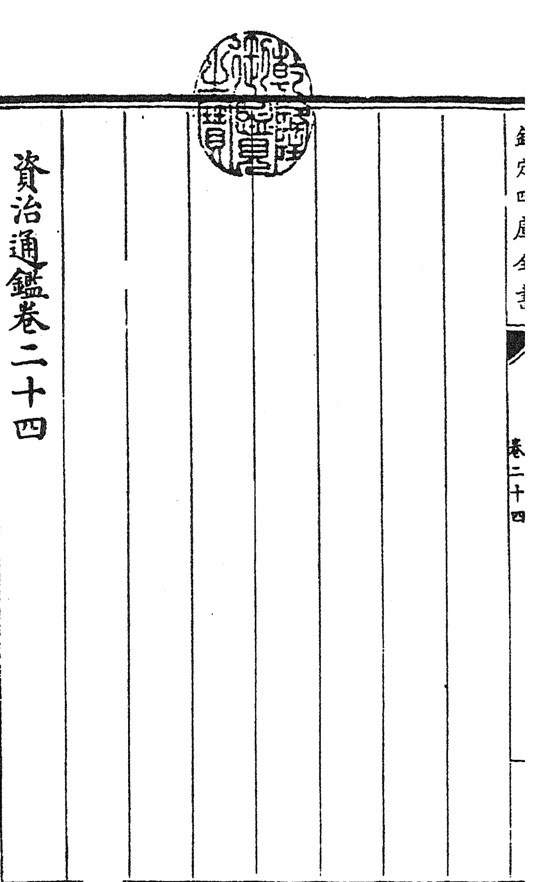
屏必郢翻去丘呂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給事中則得入禁中預中朝之議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天位也知民事之囏難囏古艱字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治直吏翻下同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寃滯也亡古無字通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數所角翻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以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將即亮翻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城是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

入訾子移翻蒡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嗕音奴獨翻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

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朱　溥